

侦察故事集

中

王洪钧
杨淑华

韩建新
刘建华

编著

神
兵
伍修權



神兵——侦察故事集

(中)

王洪钧、韩建新
杨淑华、刘建华 等编著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神兵——侦察故事集（中）

王洪钧、韩建新
等编者
杨淑华、刘建华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1/8 字数150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12 定价：1.20元

序

武冬洁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争，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在这坎坷不平的征途上，深深地留下了我军侦察情报战士坚实的脚印。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历史丰碑，铭刻着中华民族不朽的、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其中也有我军侦察情报战士壮丽的诗篇。

我军的侦察情报战士，是首长的耳目，三军的先行。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具有英勇顽强、机智果敢和敢于虎口拔牙、善于短兵相见的战斗风格；具有来无影、去无踪、如闪电、似轻风和走得到、打得准、抓得住、查得明、藏得住的战斗技能。我们的侦察情报战士，名声威严，事迹神奇。

为继承、发扬我军侦察情报工作的光荣传统，加速我军侦察情报工作的建设，总参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神兵——侦察故事集》一书。该书取材于我军真实战例，生动地再现了我军侦察情报战士顽强拼搏的历史画卷，读来妙趣盎然，感人至深，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值得一读。

现代战争给我军的侦察情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特点，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应通过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军侦察工作的光荣传统，把现代条件下的侦察情报工作做得更为出色，为保卫祖国安全，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剿匪神云洞	(1)
渡河捕俘	(14)
少校查帳	(26)
虎穴捕俘	(35)
智俘惊弓鸟	(45)
木盆渡江记	(63)
渡口情报站	(83)
侦察苏家屯	(98)
海南探敌情	(110)
捕俘在“铜墙铁壁”城内	(123)
匪军营部擒少校	(146)
“大姑娘”	(160)
保卫收获	(176)
两进“矩马”	(180)
火烧敌阵	(189)

剿匪神云洞

王洪钧

清水镇以南，崇山峻岭连亘不断，一年四季云浓雾密，气象万千。山顶那缭绕缠绵的云雾，如同万顷滚滚的大海中白色的巨浪，不停地翻滚奔涌，时常把群峰吞没。倘使你有兴致沿着那蜿蜒曲折的山路攀援而上，你将会看到，身边不时有一团团迷离扑朔的云烟缓缓飞过。那云烟，透着一股清涼的水汽，带着细细的雨丝，轻吻人的脸颊，使人如同喝了香甜爽口的美酒一般惬意……

在这雄伟多姿的云雾山中，有着名闻遐迩的清水镇地区“八大名胜”之冠——“仙洞晓雾”。

这“仙洞”，指的是云雾山五大峰之一的望海峰半腰中的神云洞。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苗族人民不堪封建官吏豪绅的压迫，在玉皇顶一带揭竿起义。皇帝闻讯，慌忙委派一位凶狠残暴的杀人如麻的大将军，率领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开赴苗岭进行征讨。这些官兵逢人就杀，见寨就烧，一心想把苗家斩尽杀绝。成千上万的苗家儿女惨遭杀戮。鲜血染红了清水江，血雨腥风笼罩了云雾山。苗家义军寡不敌众，且战且走。一天，一队义军残部来到望海峰下，又陷入了官兵的重重包围之中。眼看难逃全军覆灭的厄运，人们心急火燎，却又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一位在此山修行多年，已经银须鹤发的神

仙，从望海峰万丈绝壁的半腰中，乘云驾雾飘然而下，指引义军沿着崎岖的山径攀援而上，躲进了他多年来潜心修炼的禅洞。那洞中已备足粮草，还有一口清澈见底的水井。老神仙把义军安置好，便飞出洞外，在云山雾海中，大声喊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那声音惊天动地，群山呼应，半日未停，官兵为之丧胆，义军为之振奋。老神仙说完便乘雾而去，而望海峰四周山雾更加浓重了。

山雾弥漫，经月不开。官兵水土不服，患病者十有七八，而此时粮草匮乏，缺医少药，士兵们怨声沸腾，难以继续作战，将军只得下令收兵。然而，就在他们要开拔登程之际，却突然云开雾散，阳光普照，望海峰绝壁半腰，一排石洞赫然在目。好大喜功的将军，立即命令官兵后队改作前队，向石洞发动猛攻。士兵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沿着羊肠小道向上艰难地攀登。将近洞口，洞中义军突然齐声呐喊，竹矢石弹暴风骤雨般飞落下来。官兵不及躲闪，被打死打伤者不计其数，真个如俗语所说：“王八背西瓜——滚的滚，爬的爬”，狼狈不堪。官兵久攻不下，望海峰下尸横遍地。那凶恶残暴的将军，听说皇帝已派钦差大臣前来，要将他削职查办，自知凶多吉少，仰天长叹一声：“天灭我也！”便拔剑自刎了……。从此，这里开始流传一首歌谣：

苗岭山中，神云仙洞，
云遮雾罩，易守难攻，
一夫挡关，万人丧命……

一九五〇年春天。

我人民解放军某部，奉命进军岭谷起伏的苗岭，追剿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装。战斗进行

得很顺利，我军连续打了许多漂亮仗。经常在清水镇一带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听到风声吃紧，便躲进了望海峰下的神云洞中，轻易不下山，妄图凭借天险，在此长期固守。我军秣马厉兵，准备尽早将这清水镇地区最后一个匪巢捣毁。

一个夜雾浓重的晚上，喧闹了一夜的苗岭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啗！啗！啗！啗！……”麻栗寨突然响起了可怕的锣声。

祭寨场上，火把通明，映着阴沉沉的夜空，“神树”狰狞。“神案”前，一个叫黄飞龙的苗族小头目，扯着公鸡一样的嗓音下命令：“把苗家的叛徒带上来！”

几个苗家打扮、衣冠不整的土匪，把三个披枷带镣的苗族青年押到了“神案”前，强迫他们跪下，三青年怒目而视，宁折不弯。

“乡亲们，大家听着！”黄飞龙野狼嗥叫似地说，“咱们都是苗家人，对不？可他们弟兄三个欺宗叛祖，竟然胳膊肘子往外拐，给客家军带路闯进咱苗岭来，还想扯起‘苗族民兵团’的旗号，招兵买马，夺我苗家天下。真是胆大包天，罪不容诛。今天，我遵苗王之命，取下他们的头颅，祭我麻栗寨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在苗家寨子里，流传着这样一首辛酸悲怆的歌谣：

祭寨呀祭寨，不是死人，就是破财！

祭寨呀祭寨，一年祭寨，十年还债！

所以，每当听到沉沉的祭寨锣响，人们便如同下雪天过独木桥——提心吊胆。但是，这是祖宗先人留下的千年陈规，不得违犯。今日祭寨，听到黄飞龙说要杀李虎三兄弟，

乡亲们义愤填膺，两眼冒火，拳头攥得嘎巴响。黄飞龙眼见寨场上人头攒动，群情激愤，害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急忙猛挥手臂下令：“斩！”

正在积极筹组“苗家民乐队”的李虎三兄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乡亲们都看到了，这就是背叛苗王的结果！”黄飞龙色厉内荏，嗓音嘶哑地喊叫：“现在时局艰险，我们苗家要同舟共济。谁要是再和客家军来往，休怪我黄某翻脸无情，六亲不认！我对乡亲们实言相告，为了咱们小寨的安全，我已同神云洞的大洞主、二洞主结为兄弟，如有急难，就请他们下山相助。谁若不服，请到神云洞去，我恭候他大驾光临！”说完，他命令匪徒们带上勒索来的财物，匆匆忙忙撤回神云洞去了。

当我军某部侦察营二连的同志，闻讯跑步赶来救援时，为晚已晚。乡亲们恸哭不已。战士们摩拳擦掌。大家纷纷向连长刘勇健请战，马上攻打神云洞，为死去的李虎兄弟们报仇。

盘据在神云洞的土匪头子，是国民党豢养了多年的卫城以西地区的惯匪任忠、穆成方。他们和苗家败类黄飞龙及清水镇一带作恶多端的流寇、土匪们互相勾结，组成了所谓的“国民党反共复国先遣军黔南第一支队”，分任“司令、副司令”之职。他们在洞中贮存了几年的给养和武器弹药，准备在这一带长期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国民党黔南地区特派员姜良，还指示他们：千方百计挑起民族矛盾，挖空心思离间苗人和解放军的关系。任忠、穆成方自恃神云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并不把解放军的剿匪部队放在眼里，整天花天酒

地，寻欢作乐，说什么：“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那任忠还常常站在洞口，捋着络腮胡子，洋洋得意地吹嘘：“共军就是插上翅膀，也休想飞进我这神云洞！”

上级下达了尽快攻克神云洞，全歼这股顽匪的命令后，侦察营二连隐蔽进驻到距神云洞十里之外的山前寨里。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就地封锁了消息。指战员们深入群众家中访贫问苦，发动苦大仇深的苗族兄弟，为攻打神云洞出计献策，紧张地进行着战前准备。

清晨，千山初醒，晓雾溟梦。在青青苍苍之中，乳白色的云纱在山腰中缓缓飘游。望海峰周围的山上，稀稀落落地来了一些砍柴打草的老百姓。神云洞正面的香案山上，有个头上裹着苗族人特有的头巾的青年人，长得四方脸膛，粗眉大眼，面容刚毅，目光炯炯，他就是侦察连连长刘勇健。为了熟悉神云洞周围的情况，他和排长、班长们化装成当地百姓模样，分成几组，分散到望海峰周围山上仔细进行观察。

一座长长的无边无涯的大山，并排矗立着五座入云的高峰。主峰望海峰位于正中，金童峰、神女峰与玉笛峰、铁笔峰分列两厢，井然有序，气度雄伟。望海峰正面是万丈巉岩，峻拔峭绝，深不见底。主峰后面，虽不是垂直的绝壁，但山势陡起，巍然耸立，也使人望而生眩。正面那如同经过鬼使神凿一般宽约二、三百米的悬崖绝壁上，稀疏地长着几丛野蒿和秃矮的灌木，那神云洞就在这绝壁的半腰，实际是一排错落有致的石洞。中间四洞较大。石洞洞口，最低者离地面约有四、五十米，最高者距顶峰约五、六十米。洞口与洞口之间有的间隔二十多米，有的间距四十多米。东面洞口的上方，有一块凸出绝壁的巨大的鹰嘴状的石头，正好遮住

洞口。洞口底下又有一外凸的石阶，上面构筑了十面坚固的青石围墙，墙角下有一排黑洞洞的射孔。围墙外面，写着八个白色的大字：“钢铁堡垒，固若金汤。”西面，那最下方的洞口外，也筑有一道石墙，看上去不似东面洞口的围墙那般坚固。四洞中，只有中央的洞有路和山下相通——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由神女峰与望海峰之间的鞍部直达中央洞口。洞口上不时有土匪出来巡逻。刘勇健看罢，心下暗想：“人道神云洞地势险要，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看来倒真是名不虚传。”

经过接近观察，神云洞外面的情况已经基本掌握。但洞里的情况如何？有无暗道机关？各洞中有多少土匪？仍不清楚。因此，刘勇健带领着班排长们一直活动在附近的寨子里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

一天晚上，松林寨的一座简陋的茅舍内，刘勇健和二排长陈鲁、三排长徐小光和一位名叫龙松华的老人，正围坐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亲如家人一般地谈笑着。

“龙大伯，你老这些天身体好些了吧？”刘勇健热情问候。

“好多了。多谢大军关照，你们那郎中天天来给换药啊！”老人十分感激。

“龙大伯，听说您三个月前曾被任忠他们抓上山去修洞，是真的吗？”

“是真的！要不，这腿怎么会……”老人沉吟半晌才说，“咳，任忠这狗杂种！到死我也忘不了这血海深仇！”

“大伯，您慢慢说。”看到老人泪流满面，刘勇健递上一杯热茶。

老人长叹一声，呷了一口茶，悲愤地诉说起来……

龙老伯是这一带颇有名气的瓦匠。儿子前几年“打兔家”时中了毒箭不幸身亡。女儿在他被抓获上山那天，被任忠遭踏得跳崖自尽。他和几个乡亲被绳捆索绑驱赶上山之后，受尽了折磨。土匪们一日三餐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民伕们却每餐只给一碗稀得能照出人影来的小米粥，干活时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可是，谁要是想歇息一会儿，监工土匪的鞭子便会劈头盖脸地抽下来。一次，疲惫不堪的龙老伯倚在一堆石头上睡着了。监工的潘大麻子竟把燃烧着的烟蒂扔到了他的衣领里。老人被灼伤惊醒，潘大麻子哈哈大笑。老人忍无可忍，抡起锤子朝潘大麻子的天灵盖砸去。潘大麻子脑袋一歪，锤子砸到了肩头上，疼得他哇哇直叫。可是，这家伙会些拳脚，一个扫堂腿，把老人打翻在地，又骑到老人身上，挥动长满黑毛的拳头，急雨般地向老人打来……。老人旧恨未报，又添新仇，心里感到十分窝火，从此一病不起。几个胆大的乡亲去向任忠求情。任忠见他伤病交加，奄奄一息。留下只会增加麻烦，便破天荒地顺水推舟，准予下山。他寡廉鲜耻地说：“看在他闺女曾和本司令有过一夜风流的份上，老子就卖个人情给你们吧！”

“……许是我命不该绝。”老人又呷了一口茶，说，“乡亲们把我抬到山下，押送的土匪就逼着他们回去了。我在那里躺着等死。等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早，被寨上上山打柴的哑巴龙三发现了。是他把我背回寨里，请来寨里乡亲们给我上山采药，喂水喂饭，这才活到了今天……”

接着，老人详细介绍了神云洞的内部情况。他说，当初曾想瞅机会报仇雪恨，放把火和匪徒们同归于尽。所以对洞里情况观察得分外仔细。中间四个较大的洞是相通的。匪首任忠住在东边两个长洞里，其中一洞深达一、二百丈，里面

有口很深的水井，还贮存了很多东西，衣服、粮食、枪枝、弹药都有，洞的最深处可能是仓库，平时有丈把高的铁栅栏挡着，严禁民快接近。这洞里住的土匪最多，有三十多人；另一长洞住着二十多人。匪首们的淫窝子“逍遥宫”就在此处，不知有多少良家妇女在这里被糟蹋侮辱。据说，因为有一性情刚烈的女孩子，在枕下藏了一把剪刀，把匪首任忠的肚子给捅了一个窟窿。任忠盛怒之下，把所有被抢进洞来的女孩子全部杀死了。西边两洞小些，一共住着三十多人。穆成方、黄飞龙平时就住在西边洞中。

已近拂晓了。二连连部依然烛光明亮，人影绰绰。刘勇健召集排长们分析几天来所了解到的情况，研究如何攻打神云洞。会议就要结束了，刘勇健站起身来，看了一眼已经面露倦色的排长们，给每人扔去一支烟，便开始作总结了。他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商量了一夜，现在认识基本一致了。攻打神云洞，是咱们在清水镇地区剿匪的最后一次硬仗了。这一仗，既要硬攻，还须智取。关键是走好三步棋：一是靠得近，二是上得去，三是打得猛。靠得近，就是要想方设法拔掉敌人的洞外火力点，特别是那巨大的鹰嘴石底下的青石围墙角下的火力点，不然，就根本靠不了绝壁。要敲掉敌人这个苦心经营的火力点，确确实实异乎寻常的困难。营里配属我连的两门小炮，都是曲射的，炮手又都是新同志，技术不到家，要使炮弹恰好落在绝壁的火力点上，那可是太难为他们了。而从上往下打吧，有巨大的鹰嘴石遮挡，根本无法打到。因此，必须得想办法上去人把它炸掉。上得去，就是在拔掉敌人的主要火力点之后，要迅速靠近敌人，敢于在悬崖峭壁上冲锋陷阵。因此，必须要有攀悬

崖走峭壁的本领。打得猛，就是冲上去之后，敌人必然拼命抵抗，死守洞口。因此，必须要猛打猛冲，钻进洞里去打。这一仗要勇敢顽强，更要多动脑筋想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

天亮了。一夜没有合眼的排长们，领受了刘勇健布置的各排的具体战斗任务之后，兴奋得毫无睡意。用凉水擦两把脸，便和战士们一起，投入到激战前夕的紧张的攀登和爆破训练中去。

乡亲们看到大军龙腾虎跃的架式，意识到攻打神云洞的日子不远了。个个笑逐颜开，暗中相互传告。一些年轻人找到刘勇健，死乞百赖地要求参战报仇。一些大叔大伯，送来了攀登山崖所必需的竹梯和棕绳。看到乡亲们如此热情，刘勇健和战士们十分感动。四班长李志军，向连部递了一份全班都按了血手印的决心书，请求把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他们，提出了“誓做全连攻打神云洞的梯子，甘愿为解放苗族兄弟献身”的口号。

这李志军今年刚刚二十岁，是个学生兵，长得挺俊俏，脸蛋浑圆，珠黑眼亮，鼻梁挺高，两颗虎牙，一对酒窝，平时说话幽默风趣，挺招人喜爱。再加上他作战训练中爱动脑筋，常常想出别人想不到的好主意，因此，就得了个令人惊讶的雅号——“诸葛周瑜”。别看他瞒着家里人参军不到一年，已经立过两次三等功了。

这天，大家都已收操休息。李志军却背起一个大竹篓子，到炊事班去要了三、四十个空罐头盒子。别人问他排啥用场，他哈哈一乐，说：我跟任忠老贼有缘，给他准备点‘怪味茶蛋’，免得他在洞里饿肚皮！”原来，他正自己琢磨着制造一种特殊的炸弹。只见他动作十分迅速，把早已准备好

的干锯末、辣椒粉、野蒿叶粉、信号弹药、汽油等拌和之后，装进空罐头盒里，一眨眼就是一个。人们看了直摇头，问他：“你这土造炸弹能炸死土匪吗？”

“嘿！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你可别门缝里瞧人呵！这炸弹威力之大，非重磅炸弹所能比拟！”李志军又口若悬河地说起来，“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垒的，牛皮不是吹的。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威力如何了！你用炸弹把他轰得遍体鳞伤，他不一定出来。可我把这‘怪味茶蛋’送上两个给他尝尝，保证他会乖乖地跑出来见你！——不过，可别忘了装雷管，否则，它的威力还比不上个石头蛋。”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黑如漆。侦察营二连的勇士们出发了。

各排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刘勇健指挥一排的两个班，在望海峰正面的香案峰隐蔽，准备佯攻，吸引敌人火力，掩护二、三排进攻。一排长指挥一个班，作二排的预备队。二排的任务是从望海峰后面隐蔽地攀登到绝壁顶上，从上往下打。二排长陈鲁挑选了几名机智勇敢的战斗骨干，组成了三个突击组，负责东侧的两个洞口，四班专门负责爆破鹰嘴石底下的火力点。班长李志军带领两名战士，系着绳子，从峰顶轻轻下滑。由于经过了多次模拟演练，他们准确地落在了鹰嘴石上。敌人平时只注意警戒和观察洞的前方，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会有人“从天而降”，敢从那么高的断崖绝壁上面下来。李志军和两名战士在鹰嘴石上稳了稳神，蹑手蹑脚地走到石边一看，离洞口还有五、六米远，就把绳子轻轻抖了两下，上面的人接到信号，把绳子松开了，李志军打了一个手势，三人正待往下跳时，警戒的土匪听到了响动，猛然抬起头

头来。李志军眼快手疾，未等土匪抬手，“突突突”，一梭子扫过去，就打发那家伙见了阎王。刘勇健听到崖上枪响，立即命令一排正面开火，吸引敌人火力。土匪们果然中计，顿时，敌人火力点的重机枪发疯地朝着香案峰方向猛扫。李志军三人乘机飞身一跃，跳到洞口，迅速拉响了炸药包，又朝洞里扔了几颗自制的“怪味茶蛋”，就敏捷地抓起绳子攀到鹰嘴石上面隐蔽。他们刚刚站稳，就听“轰”的一声巨响，脚下一阵颤动，敌人的机枪变成了哑巴。李志军又摇下了两下绳子，猛地跳到了洞口。

“他妈的，都死了吗？给我冲出去打！”匪首任忠被爆炸声震醒之后，被呛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一边咳嗽，一边嚎叫，“哪个龟儿子往后退，老子毙了他！先冲出去把共军赶下山去的，赏大洋三千，烟土五千！”

李志军听到，洞里咳声连天，呜哇乱叫，一片混乱；任忠嗓子喊哑了，却并无土匪敢出来，脸上浮起满意的微笑，接连又投进几颗“怪味茶蛋”。

二排长陈鲁听到一声巨响，知道四班爆炸敌火力点得手，便命令突击组迅速下滑，封锁洞口。突击组冲锋枪、手榴弹、“怪味茶蛋”交替使用，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洞里敌人拼命反抗，几次冲出洞口，都被突击组打了回去。任忠眼看要打不着，要出不出来，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隐蔽在绝壁西侧的三排，一看到敌人的火力点被敲掉了，立即搭竹梯子爬到了穆成方、黄飞龙住的两洞外面的围墙上，炸开一个缺口，朝着洞里扔进一排手榴弹，趁敌人一片混乱，一组接一组地冲了上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把匪徒们给打懵了。黄飞龙慌里慌张夺路逃命，昏头昏脑摔死崖下，穆成方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迷里迷糊当了俘虏。他们手